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禮記章句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十三

朱子章句

衡陽王夫之衍

中庸

衍

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學傳心入

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

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

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

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

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

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

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然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迹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事僅資塲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

所得於佛老者強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旣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繇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

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旣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凡三十

二章

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衍情未有偏

事未有倚而合宜得正無過不及之天則存焉

注庸平

常也

衍平常所用無所往而可離者也蓋卽不易之義

注子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

衍

正道體也定理用也正道性

也道也定理道也教也

注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衍就其言功用者謂之放就其言存主者謂之
卷非謂君子之放而卷之也退者求之已密詳縝無閒
之謂注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
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注命猶令也衍董子曰天令之謂命注性卽理也衍卽
者但此無他之謂注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衍兼言物者人旣自循其性則皆備之實遇物而各循其性以得其所當行者也自然有自然而然之謂注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衍自蓋人之所以爲人以下乃元本精醇警切至矣今世所傳乃祝氏附錄蓋以荅問語附入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智反離力

注道者曰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衍此句亦從元本較今改本爲明切暗破異端外義之說注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衍

所不睹者所不睹耳非無所睹也所不聞者所不聞耳
非無所聞也遇物而感觸意而興則睹之聞之獨知之
幾也萬事萬物之理持於心而不忘不待睹聞而後顯
見此則所謂所不睹所不聞也戒慎恐懼者持其正而
弗失之謂此卽大學之所謂正心也敬畏以言其功爾
無所睹聞而有所敬畏蓋赫然天理之森著矣蓋嘗論
之遏人欲者物誘欲動而後能施其遏物之未構欲之
未動不睹姦色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不聞淫聲而豫
擬一淫聲以遠之徒勞而無可致其功未有能濟者也
且盡古今之爲學者純疵利鈍之不一未有如是之迂

謬以爲功者也惟夫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
備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聖人見
其川流而敦化至大而不易舉也至密而不易盡也至
變而不可執也非豫存諸心而敬畏以持之則物至事
起雖欲襲取以爲義而動乖其則此則無物不有無時
不然而不待旣睹其形旣聞其聲乃以揀是非而施戒
懼者也君子之道至此而至矣爲異端者未有能與焉
者也不知有此乃始求之於感應求之於緣起陷溺終
身而不拔不亦宜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賢遍反

注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衍旣常戒懼天則炯然而後善者審不善者著加謹之功起焉若未嘗戒懼則一念之惡未有凶危之象昏然莫察其是非至於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後悔而思悔初無有所謂獨知則亦無從致其慎也蓋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初幾捷於後幾遏人欲所以全天理而惟存天理者乃可以遏人欲是存養爲聖學之本而省察

其加功固有主輔之分也。注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衍以至者因之有害之辭謂意欺其心不能自慊雖欲正其心而不能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盧各反中節之中陟仲反

注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衍未發奚以遂謂之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未發者喜怒哀樂耳故程子曰中者在中之謂。注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衍無所偏倚非偏倚爲不美之辭也假令偏於哀而倚之其可

參以樂而調之爲不偏乎太極於五行無所偏倚迨其爲五行水偏於潤下火偏於炎上倚潤下炎上以爲用矣然而五行各一太極於德不損也故知偏倚非不美之辭也無所偏倚言其時凝聚保合之氣象耳無所偏倚而無不存然後其發也有所偏倚而仍無所乖戾是以謂之大本。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衍定時正歲秩序百神所以位天也體國經野奠山治水所以位地也盡物之性所以育物也皆受化裁於中和之道注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衍無所偏倚則易失之無所偏倚而不失則仁義禮知根心篤實而大本深固矣注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
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
實亦非有兩事也衍天地位焉亦達道也原其所自則
萬物育焉亦大本之固有也惟存養而後可以省察惟
致中而後可以致和用者用其體也惟省察而後存養
不失惟致和而後中無不致體者用之體也若不察此
徒以法象分配爲戲論而已注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
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
於天而不可易衍出於天謂與天同此一理涇陽顧氏

謂此所言天於流行見主宰其說得之注其實體備於
於己而不可離衍實體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備於己者
人之天道也注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衍求之之實求
諸三近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得之則天道復矣注
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
義衍此章之義中爲體和爲用存養爲主省察爲輔體
用主輔合一以爲道而內外本末厯然自分聖學所以
爲萬善之統宗而非異端之所可冒也章句之開示切